

論語

田中宗矩

三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一	三	四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書	一一一	四	一
二七五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1	
冊數	4	(3)	
函號	275	9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朱熹集註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

論語卷之六 先進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騫門人所記也

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
周末交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
其過於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
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
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
忘其相從於
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
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
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
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
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
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
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
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
焉。其實乃。澁喜之。○胡氏曰。夫子之

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潑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

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潑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

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

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駟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命車不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

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曰人始死哭之慟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也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

非他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

終而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

之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

道則盡事鬼之道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

二而一者也

知此乃所以

○閻子侍側閻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日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日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日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外堂矣未入

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外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

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

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

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

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取。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

事之如也。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濫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

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敢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民者。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以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
卧反

皙曾參
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仕
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心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
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

又小矣。足。富足也。侯。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

遜益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

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覲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

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

上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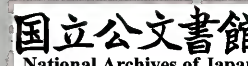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

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

上也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

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

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



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扶。音。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

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

難也。曰：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

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出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

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
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
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
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
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
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
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
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
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
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
只說出以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
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
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
因出禮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
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
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
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
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

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

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

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

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

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其所以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之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

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

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牀以膚切近

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

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及

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

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

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

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

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

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

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

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

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去上聲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氏曰。孔子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可以危急而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鞞。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

何

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曰。平糶。民不以賦。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下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臣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任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徹而百度舉矣。上徹。疑若迂矣。然什二猶不足。而教之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

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論語卷之六

三十一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下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所以君臣之所以所以臣父之所以所以父子之所以所以子。是必有道。

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

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艸。艸上之風必偃。焉於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

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

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

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

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

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

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肯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

脩慝辨惑。

慝。吐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非惑與。

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

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其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辯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為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不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辯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下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廣其所包者
歎其所包者
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
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

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下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

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以文輔之。

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文以輔之。則道益明。

子曰忠告而善導之不可

及也。自及也。自及也。自及也。

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及也。自及也。自及也。自及也。

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及也。自及也。自及也。自及也。

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及也。自及也。自及也。自及也。

論語卷之六終

論語卷之六終

論語卷之七

論語卷之七

不取人其舍諸。朱熹集註

子曰子路第十三

子曰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

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

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虞。反。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

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至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

論語卷之十一
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其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又。非。今。日。之。急。務。也。吳。和。魯。京。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取其母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

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

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

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

為圃。曰。吾不如老圃。而曰矣。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

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

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

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

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

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

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

乎然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網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於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

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冉有之。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

論語卷之十

深矣。以五言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與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去聲。此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而則

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

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

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

論語卷之十

三十一

論語卷之七

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

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

論語卷之七

三十一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曰。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磴。苦耕反。

果必行也。磴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矣。士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

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嚒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下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其次也。又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作巫醫善矣恒。胡登反。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

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悅音悅其不善者惡之也君子之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驕小人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

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

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

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

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

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

德哉若人

五。古。活。反。羿。音。詣。鼻。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

羿。而代。之。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

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

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鼻。比。當

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

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

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

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

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

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

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艸。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艸藁也。世叔。游吉也。春

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

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

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間也。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

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揚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

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此語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曰其詳不可知。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

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

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邾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邾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

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身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不譎

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黜反。召音邵。無道。鮑叔牙奉公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

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

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

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

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

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

其仁者又再言以激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

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外

諸公。免僎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一。知人。一。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

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

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

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

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木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太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

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

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

公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

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前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

論語卷之七

而夫子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

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

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

之言其序有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

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

論語卷之七

五十六

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澁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章。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

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

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濇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

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

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

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

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

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
 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
 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
 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滋味其語意
 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
 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
 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
 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
 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
 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
 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
 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
 於寮之言也。肆。陳
 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
 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
 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
 伯夷大公是也。

其次辟地

其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遇不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

之則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

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

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

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

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

論語卷之七

人聞其磨聲而知心未嘗忘天地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滾則厲淺則揭己音紀餘音以揭

起反例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

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知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

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

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

謂也

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

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

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

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

論語卷之七

十一

論語卷之七

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克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

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

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去聲。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

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

論語卷之七

六十一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踳踳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也。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並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踳踳然。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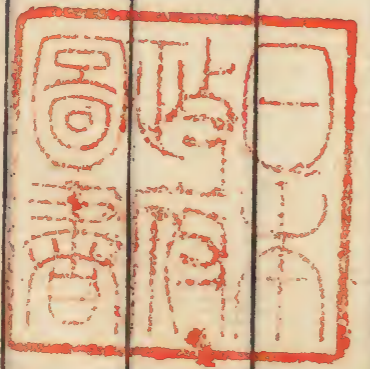
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

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

爾。故使之給使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終

論語卷之七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